

# 长长的弄巷

陈培德

生活的印痕。厦门解放之初，父亲被市军管会安排在厦门至香港的货轮金顺安号上当海员。后来船主改了航线，父亲弃职回厦门。老实巴交的父亲没有向军管会要一份工作，而是用一根扁担开始自谋营生的生涯，卖菜、卖豆腐脑、卖草药，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我曾萌生辍学出去做工的念头，但父亲坚持就是自己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

那时，我和弟弟放学后常跑去帮父亲把沉重的担子挑回家。三年困难时期，年过花甲的父亲仍然用一根扁担挑起一个家，因为一天不出门全家就断炊。父亲为孩子们能有出息甘愿千斤重担一人挑的精神，激励我更加发奋读书。我小学保送初中，初中保送高中，并在1962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凑够我进京求学的费用，父亲把她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二姐还拿出她的退职金给我做盘缠。

四仙街26号，是我在艰难中磨砺长大的地方，也是我走向希望的出发地。我始终深深地眷恋着它。回厦门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寻找少年的足迹。四仙街位于厦门著名的特色步行街中山路的岔路口。几十

年过去，面貌依旧，始终保持着历史的风格。路面宽一般在两米以内，石板路段是老的，水泥路面是后来新铺的，不能通汽车。巷弄如织，四通八达，颇像迷宫。没有死胡同，每当走到巷底以为走到尽头，结果一拐弯都有窄路逢生，又有出口拐向另一条弄巷。一大片巷群有十几个路名，有的叫巷，有的叫街。

原来的弄巷里都是一层的老宅。其中穿插着几处新中国成立前两层庭院式住宅，现在门口挂着不可移动文物标识。弄巷住户密集，当地政府开明，从实际出发，不搞大拆迁、大建设。这既省掉一大笔拆建费，又保持老城区原有的特色。但无论是私宅还是公租房，只要经过批准，都可以自费改造翻修加高。主巷两侧开着各种小饮食店，路边散落着肉铺和菜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方便居民就近购物。

几十年来，弄巷里一直保持着传统的民俗。路边的“四仙石”修缮得更新更有香火气。每到传统节日，不少人会自发地给它张灯结彩，炉里的香密密麻麻，香火很旺盛。居民们世代都居住在同一条弄巷里，彼此知根知

底，常熟如自家兄弟，和睦相处，民风淳朴，门户敞开，相安无事。这是和住在高楼里感觉大不同的民风。正因为有了对老城区的保护，让十八岁离开、八十岁再回来的我，还能找回往日的印记。

四仙街弄巷只是厦门老市区弄巷的一角，也是缩影。每一条大街的背后大都有一片这样的街区。本地的城市化建设思路既创新，又务实，既扩城，又留旧。除了如织弄巷留下历史的印记，大街也仍保留着独特的排楼风格。除了海滨大道，市内没有高楼林立，只有少数加高或重建的楼宇。一般每条街都是清一色的三层四层排楼，外墙体统一重新装修，但依然保持旧时的风格，二层以上是骑楼，人行道就在二楼的屋檐下，行人走在人行道上，可以避风挡雨。

厦门作为全国知名的宜居城市，一大亮点在于改革开放后既扩建了繁华的新城区，又在保留历史风格底色的前提下改造提升了老城区，既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又给出外的本地人留下浓浓的乡愁。这座经济发达、旅游兴旺的城市，是一座有故事的特色城市。

“你这崽仔子真有味咧！”说这话时，老领导微微一笑。这一笑，是我那时在他手下工作一年多时间里，看他笑得最亲切和蔼的一次。几十年过去，这一笑，还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地方一基层单位工作。一天，单位来了位新的“一把手”。他高高瘦瘦，脸型瘦削，五官端正。无论在语言还是面容上，都带有抹不掉的乡土气息。早就听说，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县重点中学教书多年，改革开放后走上领导岗位。第一次单位全体人员大会上，他神色庄重，不紧不慢地说：“我这是既严于律己。”稍作停顿，他又加重语气说：“又严于律人！”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他不怒自威，给大家不小的震撼。我对他也不免心中有点怵恹。

从那以后，我经常看到他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但工作上和他接触不多。一天下班后，我接回幼儿园放学的儿子，迎面碰上从小车上刚推门下来的他。我有点紧张，下意识地对儿子说：“快叫爷爷，这是爸爸的领导！”谁知，儿子噘起嘴脱口而出：“领导——冒号！”把电视里相声演员的表演“活学活用”模仿出来。他显然没料到孩子会冒出这番话来，童言无忌，一下子也被逗乐了，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亲切和蔼的一面，心中对他的畏忌少了几分。

然而此后不久，我挨了次批评。一家基层单位人才奇缺，我们配合组织公开招聘。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最后入围的有十多人。他们在原单位都是业务骨干，但本科生屈指可数。名单报上去，他不太满意，但还是根据单位急需，签批了这批同志的招录。那时我心里犯嘀咕：正牌大学生凤毛麟角，不是我们不愿找，关键是到哪里找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到老领导当初的意见是对的，他考虑问题层次更高，看得更远。如果当初我们的工作再做细点，招录完全可做得更好。

让我意外的是，一天，分管领导找我谈话，由我接任科室负责人。当时我很年轻，资历浅，从没想过会担此重任。接任科室负责人后，我在工作上愈加勤勉谨慎。一天中午，我从外单位开会回来晚了些，抓着饭盒走到食堂门口台阶前，听见老领导在后面喊：“定之！”我连忙转过身。他边走边对我说：“这时候食堂没饭了，到我屋里随便吃点吧！”我问我怎么敢呢！他不由分说道：“没事，跟我走啰，简单吃一点。”他的家很近，但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家里，他的老母亲和爱人都在。两位女主人都是很善客气。他介绍道：“这是单位同事小毛，食堂没什么吃的了，我喊他一起来吃口饭。”他爱人笑容可掬地说：“好咧好咧！”饭桌上早已热气腾腾。我们坐下来就吃饭。饭间，他说了好几次：“定之你不要客气，没什么菜，要吃饱。”他爱人还数番给我夹菜。尽管有些拘束，这顿饭我还是吃得很香。我感到充满威严的他，又是那么暖人心近人情。三十多年来，多少次回味起这顿饭，那种亲切温馨，那种长辈领导对年轻后生的朴实关爱，总让我情不能已。更重要的是，他像一盏明灯闪耀在我心灵深处，教育我怎样待人处事、对待下属，让心房洒满阳光，并尽可能给他人更多光亮与温暖。

毛定之

# 刻在心坎上的记忆

厚厚的冰，每一处湖面上都有专门为孩子们设立的安全滑冰处。时有着彩色冬衣的孩童滑着冰鞋从我身旁一闪而过。看着冰雪运动场上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看着年轻的家长有的贴身呵护着孩子在冰上滑倒又爬起，有的虽然放手大胆让孩子自由自在地玩耍，目光却不断追寻着孩子们在冰上的身影，我忽然觉得，那冰面上的划痕和冰湖深处的冰层裂纹，就是戈壁之城的一行行诗歌。而大大小小结冰的湖面，也是冬长城的韵脚，那冰层中传来的“咚咚”声连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是长城脚下最美的音符。它们在戈壁的湖水里蕴藏了几个季节，终于在冰层上得以巧妙呈现，给小城平添了几分独特的美感。嘉峪关长城下，春、夏、秋季的“戈壁出平湖”和“半城草木半城湖”是一种水乡如画、垂柳依依、风光旖旎之美，而冬日则有一种空旷之美、冷峻之美、北国苍茫之美。

身居西北，下雪的日子往往有惊喜。在长城内外，是一望无际的雄壮苍茫；在河西走廊，就是一泻千里的洁白敞亮；在山巅放眼，就是层叠叠嶂、毫无阻滞；鸟瞰长城，就是巍峨多姿、豪情满怀……一个落雪之日，与朋友相约驾车到戈壁长城旁看雪景，铺天盖地的飘飘雪花占据了整个天地，远处是皑皑白雪覆盖的祁连山。大雪纷飞，也如同一支支画笔勾勒出戈壁上的神奇色彩。沙地上那些稀疏的植物，在雪中高高地凸显出来，在风中挺拔摇曳，像是迎接这一场魅力无限的飘雪。戈壁上的雪花，像羽毛一样轻盈，像花瓣一样柔软，像珍珠一样莹润，带来无尽的诗意。有的化作水汽，滋润着大地；有的化作冰晶，保护着桧柳、梭梭、白刺、沙拐枣、麻黄、骆驼刺……

想起那个深冬的雪夜，我们一群周末小聚夜归之人，在这茫茫的戈壁雪湖公园狂欢的情景。一群已不年轻、平日里十分拘谨的人，在这缤纷大雪的包裹下，竟如翩翩少年，十几人拉手沿湖岸前行，脚下发出踩踏积雪的嘎吱嘎吱声响，身后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脚印，头上身上落满厚厚的雪花。我们尽情享受雪花轻盈飘落带来的独特美感，仿佛心灵也得到了净化。那一刻，仿佛能体会，雪花就像这戈壁上的精灵和使者，滋润、装点着这片土地，讲述着凡尘与传奇。

冬天的戈壁，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让我相信，真正的冬天还是要被茫茫的雪雾裹住的好。它的美魅力无穷，催生出崭新的春天，更令人期待。长城脚下的皑皑白雪，仿佛就是人生的一种点拨，让我突然看到戈壁小城无处不在的诗意。



▲中国画《百花齐放》，作者宋省予，福建省美术馆藏。

# 大地

顶着零下三摄氏度的气温出门，当耳畔响起雁塔晨钟时，我们已走进西安大兴善寺。这座拥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居于陕西西安市南郊一隅，肃穆、静谧。墙里墙外两重天，几步之遥，便是如今热闹繁华的小寨商圈。

步入最后一进院落，一缕花香让心头一震。只见法堂前的台阶下，两树蜡梅正灼灼绽放。我低呼一声，直奔树下，细细打量起枝杈上的花朵，像端详一位心仪的故人。

背阴处的积雪尚未消融，料峭寒气里，蜡梅枯瘦枝干上无数蜡黄的花朵，仿佛盛满美酒的金盏，正频频举杯庆贺，香气四溢。站在树下，分明能听到“酒杯”相碰时发出的冷冷之音。这是大自然为即将到来的春天举行的首场狂欢，是庆祝，也是呼唤。

天地为之一新。春天，已从花瓣上启程。

铜钱般大小、背衬蓝天的花瓣，几近透明，黄得没有一丝杂质，暖玉般温润。红柱、黛瓦、白雪、黄花，彼此映衬，共同组成了寂寥院子里的冬日盛景，也给冰天雪地里看它的人带来了暖意。

我不知道，这蜡梅何以有能力将土地的颜色以及阳光的金色统统幻化成花瓣的色彩，在寒冷的枝头喷薄而出。我只知道，这蜡质娟秀的花瓣，质厚，润泽，是蜡梅的独创，也是它抵御严寒的智慧。

两树蜡梅，高七八米，树冠的覆盖面积二三十平方米。看树身树皮，很有些年

头了。不远处，树冠依然碧绿的女贞和松柏，也站在寒冷冬天的阳光里，和两株绽放的蜡梅一起为冰雪世界带来傲雪的生机。过去的几十上百年里，它们如同兄弟姐妹，用叶、花、果遥相呼应，彼此鼓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

想起两年前的杜公祠见到的三株古蜡梅。杜公祠位于西安长安区少陵原

形网纹，果子看起来凹凸有致，像个艺术品。每个“坛子”里，盛有七八粒种子。

杜甫可曾采摘过蜡梅果，可曾为这些果子写过诗赋？它们个个模样精致，配得上大诗人的赞美。摘下一个“小坛子”，我把它拿给同行的朋友看，她先是一愣，继而笑问：“这是啥果子？能吃吗？”待她得知这是蜡梅果时，眼睛嘴巴同时圆了起来。

# 春天，从花瓣上启程

祁云枝

来。因为，她家的窗外，也有一树蜡梅。这树蜡梅几乎算是陪伴了她一家漫长的生活时光，注视着她操持家务，注视着她家姑娘从呱呱坠地到亭亭玉立……但她总是只闻蜡梅香，从未曾细细端详了解过它，更不识这蜡梅果。那一刻，吃惊之余，她更多的是感慨，感慨日常的视而不见，感慨美好的无声陪伴。我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感慨呢？

西安福寿寺藏经阁后面的院子里，也有两株蜡梅。我和家人习惯每周周末踏访

古木，三周前去拜访那里的千岁国槐时，见到过它们。蜡梅果黑色的木质果皮，多数已在风雨的侵蚀下洞开，释放出了其中的种子。湖北荆州的章华寺据说也有一株两千多岁高龄的蜡梅树。相传，那里曾经是楚灵王游玩的花园，园子阔大，仅梅林就占地四十亩。朝代变迁、风雨洗礼后，最终存活下来的梅树，唯余此株。每年腊月，蜡梅盛开时香飘百米，一树澄澈的金黄，悦人眼目，满园花香，润泽人心，提振精神。

古刹名寺多古木，一是古木承载了美好的寓意，诸如银杏、松、柏、槐、樟、桂、梅等，许多寄托了人们对于长寿、吉祥、富贵、美丽的希冀，因此被保护得很好；再者，这些古树本身，也是一部活着的史书，是凝固的诗，是生长的画，甚至，被赋予了某种神性。

一群白鸽，咕咕地叫着，从房顶上起飞，扑棱棱落在蜡梅脚下的池子里，在池水的冰层上踱步、觅食。环顾周围，依然冰天雪地，只有蜡梅冲寒绽放，用它的美、它的香环绕我。人间二十四番花信风，“始梅花，终桃花”。突然间心生感动，原来，春天就藏在这蜡梅的花朵里。



# 戈壁小城的诗意

刘恩友

大雪节气一过，戈壁城市甘肃嘉峪关就进入滴水成冰的季节了。漫步在长城脚下，仿佛能听见空气被踩得冰凌般咯吱咯吱响的声音，就像踏秋时厚厚的落叶在脚步中发出的喧闹。

这塞上小城的冬日，即便是没有雪花纷飞的日子，鸟雀也明显少了，夏秋降雨前后城区马路的上空群燕纷飞、鸟雀常鸣的景致更见不到了。我迎着朝阳寻找温暖季节里的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它们是往郊外的草湖湿地与那些珍禽合群取暖了吗？

长城不远处的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汇集的地方。草湖湿地的冬天是静止的，一个接一个的湖面都结上了冰。一些鸟儿掠冰而过，也有一些鸟儿自顾自地在冰上溜达或是用坚硬的嘴巴在冰上敲啄。冰面薄薄的残雪上，留下它们密密麻麻的脚印和影子。我忍不住对着群鸟张臂招呼或者呼喊几声，这些鸟儿也只是回头瞅瞅，毫无惊慌不安。久居草湖或者从城里来这里过冬的鸟儿都见惯了人，它们大概知道现在大多数人并不会伤害它们。很多鸟儿就在这片风中摇曳的黄色芦苇荡中安心栖居。这里已经是本地动物们冬天抱团取暖的最佳选择之一。

在嘉峪关城市内的东湖、南湖和迎宾湖边徜徉，湖面结上了